



父亲

□ 孙克艳

小时候,父亲对我而言,是渊博却不可亲近的启蒙老师,是勇猛而漂泊的旅客,也是威严而固执的法官。

在我幼时,为了生计,父亲常年在外出打拼,是熟悉的陌生人。回到家,交给母亲一叠齐整的钱币后,父亲总是变魔术似的从衣袋里掏出一把糖果或小吃。他把那些充满诱惑的吃食放在手中,眼睛里闪着光,期待地看着我和弟弟满怀喜悦地从他手中抢过去塞进嘴巴,微笑着看着我们吃。似乎看着孩子们品尝美味的表情,是一颗更甜的糖果。

父亲只有初中文化,却写得一手好字。他尊崇文化,爱读书,更喜欢绘声绘色地给孩子们讲故事。他总是在故事中融入简短的道理,教育和启迪孩子,生动贴切,令人印象深刻。仰望夏夜的星空,他总是不厌其烦地给我们讲天上的星座和传说。这时,平素严苛的父亲,多了几分温柔与可亲。

可是,等到父亲端着长辈的身份时,就像换了一张脸,威严又古板,让人望而生畏。这时候,我就期盼他快点出门,最好一年都别回来。

父亲带着行李外出时,我又哭成了泪人儿,追着他撵。他总是几步一回头,呵斥我回家。我不听,挂着泪花拖着短小的双腿追赶他。他不得不折返,蹲下身温和地说:“等我回来给你买好吃的。”最后,我总是无奈地立在马路上失声痛哭,看着他高大的身影消失在视线中。那时,我总想:什么时候我才能长大呢?等我长大了,就会追上他吧?

时光像无声的河流。在繁重而忙碌的求学生涯中,我像风筝一样越飞越高,越飞越远。曾经像山石一样厚重的父亲,终于能让我平视了。然而,多

年的劳累让他落了一身的病痛,他早已不能像往昔那般意气风发地外出了,终日守着家里的一亩三分地和那只垂垂老矣的黄牛。他的身形不再高大魁梧,他的脊背不再挺拔,他曾经讲过的那些故事也蒙上了一层尘埃。

有时候,默默地看着父亲的身形,我总是心生恍惚:这个记忆中高大威猛的男人,怎么失去了昔日的光环,变成眼前和蔼单薄的老人了?

前阵子,父亲陪我一起跑建材市场。有几次,为了赶乘公交,我不得不加快脚步。猛一回头,父亲却被我落下了一截,只见他双臂有节律地甩动着,双脚马不停蹄地追赶着我——那模样,与我年幼的女儿相仿。看着他那不知何时已变得瘦小低矮的身躯、微微弓起的脊背和早已发白的头发,我的眼睛湿润了。

原来,我早已在父亲期许的目光里步履匆匆地跋山涉水后长成了一棵树,他却停留在故乡的彼岸,成了一根燃烧的蜡烛,在风雨飘摇中日渐羸弱。渐行渐远的,不仅是之间的距离,还有我们之间隔着的岁月。岁月是把神奇的刻刀,它把父亲曾经高大强壮的身躯雕刻得纤瘦弯曲,把他曾经威严的面容雕刻得越发温和可亲。

我猛然发觉,时光像沙漏一样,住在父亲的躯体里,也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慢慢地瘪下去。我虽然知道亲人间的缘分就是不断地在目送彼此的背影里渐行渐远,并且不可追,可是,我却想变成一条可以回溯过往的鲑鱼,再次目睹父亲曾经的青春与伟岸,昂扬与拼搏;再次坐在他笔挺的肩头,跟随他看向远处的风光。我多想任山川翻转、日月更迭,他永远不老,我永远不长大。

往事

□ 孟广善

我出生在农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娃,在农村度过了十个春秋。

因为排行老大,奶奶对我尤为疼爱。白天奶奶和母亲在地里干农活,我就在村西街北首的大庙里上学读书。家里有二亩地,靠天吃饭,填饱一家人的肚子很难,父亲在泉城打工,挣的钱往家捎点,也仅够维持生活。衣服都是絮上棉花冬天穿,去掉棉花夏天穿。我母亲那时才30岁冒头,穿着补丁摞补丁的老粗布衣服,嫁妆也全部卖掉换成了粮食。

每回奶奶摊煎饼,我和本家小叔就蹲在门口等着。若赶

上摊菜煎饼,那清香美味真让人垂涎三尺。那时候炒菜稀罕,偶尔煎几个鸡蛋蘸点酱吃就是口福。

尽管生活艰辛,但父老乡亲们还是省吃俭用,省出粮食支援前线。母亲踮着小脚和村里其他年轻妇女背上几十斤粮食给山沟里的八路军送去。

此时我的心绪是复杂却清亮的,一心想着长大了也要当兵。后来真的报名参军,却因身体原因没被录取,沉默了好几天,吃饭都没滋味了。我的青春梦想最终没有实现。

一晃数十年过去,我也年近耄耋。桑榆暮景,儿孙满堂,国富民强,再忆往事,禁不住思绪飞扬。



窗花凝思醉人间

□ 张修东

肃静的冬日,万物休憩,田地休整,虫儿蛰伏,似乎一切的一切都在苦想和凝思。

急骤的雪片纷纷扬扬飞过,东风扫荡般铺垫,窗外一片冰天雪地,室内一派温暖如春,早晨的太阳还未来得及露出笑脸,便孕育了你——窗花,也才让我看到了你的俊俏、你的痕迹、你的浪漫、你的风采。只有这时,我才发现,你也在凝思。

窗花凝思,却是醉了人间。

走近你,贴近你,大片的荷塘,清晰的芦苇,像是被人复印了张贴上去的,甚至连一丝一毫的细毛都能看得仔细。成片松林里的塔松、针叶松和翠柏,在寒冬里矗立良久,仿佛在与冬

日抗衡,又像是在诉说着冬日恋情。目之所及的远山延伸它的雄伟,层峦叠嶂,轮廓分明。大道旁,田埂上的小草心情舒展,张开了臂膀,恰似众多的舞者跳着节律一致的健身舞……

窗花,隶属于冬日,钟情于冬日,忠诚于冬日,在冬日里烂漫,在冬日里陶醉。家遇喜事,窗花代表着美满、幸福、康健、殷实。临近春节,妻子把窗子擦得铮明透亮,精心将窗花贴上,于是,整个房间立刻彰显出喜庆气氛,有了年节的氛围,让人看了不觉心情大好。

记得以前社区有位姓岳的大姐,是位剪纸内行,心灵手巧,每到年节社区宿舍许多窗子上都有她的佳作。我结婚时,

她给剪了“鸳鸯戏水”,细腻到位、线条流畅,一看就是专家型的大手笔。

窗花是有故事的。相传,尧在位时,一种叫鸾鸟的吉祥鸟年年飞到都邑栖息,把一些野兽吓得不敢造次,人民安居乐业。后来不知什么原因,这种鸟来得少了,一些凶禽猛兽重又出现。无奈之下,人们只得把希望寄托在一种叫做“重明”的鸾鸟身上。“重明”的形体像公鸡,鸣叫的声音却像凤凰,能赶走野兽,人们将它视为神鸟。起初,人们制作木鸡放置于窗子上,之后演变为将公鸡剪纸贴在窗上,这才有了今天的窗花。

广袤的土地,静止的河流、活泼的动物……窗花里都有。窗花,自有其烂漫。

萝卜飘香

□ 赵占江

萝卜是我童年时最常吃的一种蔬菜,更是源远流长的传统美味。北方人家的餐桌上,特别是冬天,少不了这道菜。

“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医生开药方。”萝卜素有“小人参”的称号,营养丰富,含各种维生素及碳水化合物。冬天吃萝卜可以补充养分,滋补身体,带走内火,清理肠胃。

上世纪50年代,父亲被下放劳动锻炼,天气寒冷,新鲜蔬菜运不进来,只能将当地产的蔬菜储存起来冬天食用,他对萝卜可谓情有独钟,百吃不厌。

每年一到秋天,生产队便将各类蔬菜运往城镇供应给市民,然后留下足够的蔬菜分给社员,每家分到很多大红萝卜、青萝卜。此刻家家户户开始忙碌起来,将萝卜分别切成细条状或腌或晒。或者选好个大、溜光水灵的萝卜放进自家菜地里埋起来,地面上还得做个记号,以便上大冻时起出来,然后

再挪进屋里的地窖中。整个冬天,萝卜、土豆就是家家餐桌上的主打菜肴了。

记得小时候,母亲经常翻着花样,在玉米面里加少许白面给我们做两合面萝卜馅包子和蒸饺,贴玉米面萝卜馅大饼子,让我们小孩子一日三餐吃饱吃好。

一次过小年,刚刚领完供应粮,我和姐姐缠着母亲做一顿白面萝卜肉馅蒸饺,母亲答应了我俩的请求,我和姐姐高兴地跑到外屋地窖里,拿出几个大萝卜,洗干净后又帮母亲剥馅儿。当第一锅白面萝卜馅蒸饺出锅时,我馋得不知深浅伸手去抓,沸腾的水蒸气瞬间将我的手背烫出好多大水泡,疼得我躺在地上直打滚儿。母亲赶紧让我把手整个插入水缸里,又让姐姐去猎户邻居王叔家要些獐子油抹上。手背上的烫伤钻心地痛,可那也没挡住我的食欲,一气儿吃了四个大蒸饺呢。

萝卜炖猪肉更是北方人家餐桌上的一道美味佳肴。每逢家中来客人或改

善生活时,母亲便将一大块五花肉切成条小块,再将两个大红萝卜洗干净切成小块,然后将五花肉和葱花、姜等作料一同放入大铁锅,大火炖煮。等五花肉炖成八分熟,将切好的萝卜块倒入,不一会儿,香味四溢的五花肉炖萝卜便出锅了。每个人盛上一大海碗,吃起来香浓爽口,热心暖胃,足以慰藉长时间缺油少肉的饥肠。

北方有立春吃萝卜的习俗,说是接地气。每到立春那天,家家户户将早已准备好的红萝卜或青萝卜拿出来,一家不论男女老少都必须吃上几口以应节气。

现在人们物质生活极其丰富,无论冬夏,超市里各种新鲜蔬菜应有尽有,不再需要用地窖储存蔬菜了,但我爱吃萝卜的习惯使终不变。童年里萝卜炖猪肉、萝卜馅蒸饺和咬一口嘎嘣脆的青萝卜的甘甜味道,至今还刺激着我的味蕾,心底里怎么也忘不了那段萝卜飘香的岁月。